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佛曆二五三二年六月初版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8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楊曾文 等

本書譯者：譯叢編委會 等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02)9426674 · 2477372  
郵撥：001762513號朱蔣元帳戶

版請勿翻印有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8

楊曾文等著  
譯叢編委會等譯

佛典研究（續編）

華宇出版社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http://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 白聖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乙卯年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

## 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順 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中

## 星雲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學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

## 淨心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个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爲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爲「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爲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

## 演培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究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海

天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

## 永惺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為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留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逐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

願力，實在值得讚嘆。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爲「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爲之序。

釋永惺 一九八六年歲末於香港

## 聖印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七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话，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匯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

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爲。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七十五年八月於台中

## 編者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八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藍吉官

七三年十一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前夕

## 出版前言

本冊收錄六篇與佛典研究有關的文章，分別取自各種不同的專書或刊物。就內容而言，大體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研究文獻的提供，亦即楊曾文先生所撰的：「禪宗文獻研究在日本」一文。此文雖然並非翻譯，但是內容介紹日本的禪宗研究文獻甚為詳備，在研究資訊上頗可以補國內的不足。與「譯叢」的編輯目標相符。因此也收錄於此，並且願向對禪宗有興趣的讀者大力推介。

第二類是唯識學典籍的研究，包含「唯識三十論序說」與「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二文。前一篇可供初學者閱讀，後一篇可供專研唯識思想者參考。

第三類是西夏語佛典的研究與文獻節錄。古代西夏文化曾經興盛過一段時期。西夏人不只創制了西夏文字，而且還用西夏文編譯大藏經。這種文化史實，在民初雖有少數學者探討過，但是近四十年來的台灣學術界則未見有人研究。尤其是關於西夏的佛典與佛教，

應該是我國佛教史上的第一章，但是佛學界迄今對該一史實仍問津乏人。希望本冊所收這幾篇文章，會是引起西夏佛教研究興趣的津梁。

# 目 次

## 出版前言

一、禪宗文獻研究在日本 ······	楊曾文著 ······	一
(一)、日本學者的敦煌禪籍研究 ······		一
(二)、「達摩論」、禪宗北宗和牛頭禪派文獻禪 ······		一〇
(三)、早期禪宗史書『傳寶法紀』、『楞伽師資記』和『歷代法寶記』 ······		一五
(四)、神會遺著 ······		一一
(五)、『壇經』諸本的研究和校訂 ······		一四
(六)、傳統禪宗文獻 ······		三〇
二、「唯識三十論」序說 ······	井上玄真著・白湖无言譯 ······	三七
(一)、唯識論作者及其造論動機 ······		三七
(二)、唯識論要旨 ······		三九
(三)、唯識論所依 ······		四二

(四)、唯識論的地位 ······ 四七

(五)、全書之綱要 ······ 五九

三、唯識諸經論組織系統 ······ 保坂玉泉著・「譯叢」編委會譯 ······ 六九

第一章 解深密經同系諸經內容比較表 ······ 七一

第二章 阿毘達磨經復元態 ······ 七三

第三章 瑜伽師地論所引諸經論對照表 ······ 七九

第四章 瑜伽顯揚內容比較表 ······ 九一

第五章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關係諸經論對照表 ······ 九五

第六章 大莊嚴經論關係諸經論對照表 ······ 一一一

第七章 攝大乘論所據經論對照表 ······ 一二五

第八章 唯識三十頌出典考 ······ 一三七

第九章 總結 ······ 一五五

四、西夏語譯的六祖壇經 ······ 川上天山著・依觀譯 ······ 一六五

五、西夏的佛典翻譯 ······ 西田龍雄著・「譯叢」編委會譯 ······ 一七七

(一)、緒言	一七八
(二)、西夏人的佛教信仰與大藏經的翻譯	一七九
(三)、漢人對西夏語翻譯事業的貢獻	一九七
(四)、西夏語譯的禪籍	二〇一
(五)、西夏國滅亡後的佛教——西夏大藏經的編成	二〇五
(六)、華嚴經的西夏文	二〇九
六、漢譯對照西夏文華嚴經（節錄）	二一七
(一)、原書初版序	二一九
(二)、卷六	二二三
(三)、卷七	二二七
(四)、卷八	二三一
(五)、卷九	三四七
(六)、卷十	三八五
(七)、卷三十六	四一七

# 禪宗文獻研究在日本

楊曾文

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領域，在中國禪宗文獻的研究和整理上，是有顯著的成績，本世紀初以來從敦煌遺書中陸續發現若干禪宗文獻，中國和日本的一些學者開始對此進行研究。迄今為止，日本的佛教學者對敦煌遺書中冠以菩提達摩之名的早期禪宗文獻、禪宗北宗文獻以及牛頭禪派、南宗荷澤禪派神會的著述，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校釋工作。他們還對《六祖壇經》的敦煌本及其他版本（包括幾個新發現的版本）進行比較研究和校釋。此外，在研究和校編、翻譯傳統的禪宗文獻（主要是禪宗南宗的著作）的方面也發表了很多論文和著作。

下面進行概要介紹。

## 一、日本學者的敦煌禪籍研究

本世紀初敦煌發現大量的古文書，有很大一部份被外國所謂「探險家」掠取而走。

九〇七年英國人斯坦因（M. Aurel Stein）將衆多佛像繪畫和佛典、文書裝入二百三十包帶回國，收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第二年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又取走了五千種古文書，收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此後日本大谷探險隊又從敦煌拿走一部份文書，主要收藏於龍谷大學和大谷大學。俄國人奧登堡（Oldenburg）也取走了一部份敦煌文書，現藏於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當時清政府僅收繳殘存的八千餘卷，由北京圖書館保存。其間不少文獻散落民間，有的流散到國外。這些文書在內容上涉及面很廣，但以手抄卷子本的佛教文獻為最多，語種也十分豐富，除漢語外，還有藏語、于闐語以及梵語、粟特語等。這些文書以唐宋寫本為主，也有一部份是六朝文書。

日本的佛教學者矢吹慶輝（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在一九一六和一九二二年兩次到倫敦大英博物館查閱敦煌古文書，發現大量早已失傳的佛典。他將這些抄本攝影帶回國內研究，除發表《三階教之研究》（一九二七年，岩波書店）之外，又發表了《鳴沙餘韻》（一九三〇年，岩波書店）及《鳴沙餘韻解說》（一九三七，同上）。《鳴沙餘韻》是手抄佛典的影印本，收有八種禪宗文獻。《鳴沙餘韻解說》中的「敦煌出土中國古禪史及古禪

籍方面的文獻——對所說禪宗史書、禪籍九種文獻作了詳細的論證，是日本研究敦煌禪籍的最早的著作。此時《大正新修大藏經》（一九二四—一九三四）的編修尚未結束，矢吹所帶回的絕大部份敦煌禪籍皆收編於《大正藏》卷五十一、48、85「古逸部」之中，主要是：《南天竺菩提達摩禪師觀門》、《無心論》、《大乘無生方便門》、《六祖壇經》、《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贊禪門詩》、《大乘北宗論》、《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歷代法寶記》等。其中有的著作在校刊時也利用了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

此後有更多的學者有興趣研究敦煌禪籍。鈴木大拙（又名鈴木貞太郎，一八七〇—一九六六）在一九三二年爲刊行石井光雄所藏的敦煌本《神會錄》撰寫解說，一九三四年又與公田連太郎把這本《神會錄》及敦煌本、興聖寺本《六祖壇經》校訂爲三冊，並加上一冊解說目次出版（森江書店刊）。同年秋，鈴木到北京圖書館查閱禪宗文獻，把所發現的六種禪籍於一九三五年影印出版，書名爲《敦煌出土少室遺書》，收有《二入四行論》、《修心要論》、《證心論》、《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神會著》）、《觀行法》、《無名上士集》（《絕觀論》異本）、《慧達和上頓悟大乘秘密心契禪門法》。第二年

又出版了《校刊少室遺書及解說》二卷（安宅佛教文庫刊），校編鉛印前書所收文書，並加以解說，在附錄「達摩的禪法、思想及其他」中收有《達摩禪及其思想背景》、《龍谷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敦煌本《菩提達摩觀門法大乘法論》特別是其中的《修心要論》》、《《修心要論》三本對校》、《達摩《觀心論》（破相論）五本對校》四篇論文。在戰後的一九五一年，鈴木搜集有關從達摩到慧能的禪思想發展的論文，以「從達摩到六祖慧能」為副題，作為《禪思想史研究第二》（岩波書店，現收入《鈴木大拙全集》第二卷）出版，實際是前書的修正和擴充，對《四行論》、《絕觀論》、《無心論》、《修心要論》及書後所附《澄心論》、《法性論》等七種禪宗文獻作了多本對校，並加以解說。一九六八年又發表了《禪思想史研究第三》（岩波書店，後收入《鈴木大拙全集》第三卷）。全書分兩篇，第一篇題為「慧能寂後的禪思想」，介紹慧能死後（七一二）禪宗派系（南宗、北宗以及牛頭宗）的思想，詳細的論證研究所依據的資料。第二篇「研究文獻」中收有七種敦煌文獻，即：《北宗五方便》、《神會錄》、《頓悟無生般若頌》、《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禪門經》，鈴木根據最新成果一一加了校刊，有的加上題解。其中《神會錄》是石井光雄本與胡適本的對刊，二者之異同逐一

目了然。鈴木著作中所收的敦煌禪籍是研究早期禪宗思想的基本文獻，大體上反映了日本學者研究和校勘敦煌禪籍的水平。

宇井伯壽（一八八二—一九五三）是研究印度哲學和佛教的著名學者，也從事中國禪宗的研究。他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了《禪宗史研究》（岩波書店），詳細地論證菩提達摩及其弟子、牛頭法融禪派、弘忍的法嗣及北宗禪、荷澤神會、馬祖道一與石頭希遷等，把佛教史傳資料、新發現的《祖堂集》、《寶林傳》及碑銘資料、敦煌資料融為一體使用，別有特色。書後所附「北宗殘簡」收有北宗系的敦煌禪籍和傳統史料數種，即：《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大乘北宗論》、《大乘無生方便門》、《大乘五方便北宗》等，皆加以校訂，為研究者提供方便。一九四二年又出版了《第二禪宗史研究》（岩波書店），其中第一篇是《壇經考》，進行比較研究敦煌本、興聖寺本、大聖寺本及諸本《壇經》。此外幾篇是論證六祖慧能及其弟子、南岳與青原的法系、牛頭法融與三論宗的關係。

敦煌出土的早期禪籍，多冠以菩提達摩之名，如《達摩大師四行論》、《菩提達摩觀心論》等等，此簡稱為「達摩論」。關口眞大以研究天台禪觀著稱，同時也對敦煌禪籍進行研究。他認為作為歷史人物的「達摩」，和作禪宗祖師、悟性象徵的「達摩」是不能混同

的，但在禪宗研究中，兩者都應進行研究。一九五七年他出版了多年研究的成果《達摩大師的研究》（彰國社出版），以在日本新發現的敦煌本《達摩禪師論》的解說為中心，對多種冠以達摩之名的資料，如敦煌本《絕觀論》、《無心論》、《觀心論》、《證心論》、《四行論》、《信心銘》等進行論證。《達摩禪師論》寫本的時間最早，在唐開耀元年（六八一），當時神秀、慧能還在世。此對研究早期禪宗思想很有價值。關口認為，許多所謂的「達磨論」是後人偽托達摩之名而造的，如《觀心論》為神秀撰，《絕觀論》和《無心論》為牛頭法融撰，《澄（或證）心論》為天台智顥撰等等，並作了詳細的論證。書後附有「達摩大師研究新資料」四種：《達摩禪師論》（敦煌出土）、《詳玄傳》（《詳玄賦》對照）、《行路難》（敦煌出土）、《達摩大師住世留形內眞妙用訣》。一九六〇年出版了此書的姊妹篇《禪宗思想史》（山喜房佛書林刊），結合各種資料，進行論述有關達摩的傳記和撰述、楞伽宗及東山宗的形成與發展、禪宗的產生等。在達摩撰述部分，幾乎介紹了迄今所發展的一切重要資料。一九六七年發表的《達摩的研究》（岩波書店刊），通過十七種達摩傳記的研究，考察了作為歷史人物菩提達摩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演變成為傳說中的「達磨」的。

柳田聖山是當前日本佛學界以研究禪宗文獻而著稱的學者。他吸收日本多年來研究禪宗史書的重要成果，在一九五四年發表了「燈史的系譜」一文（一九五四年《日本佛教學會年報》十九號），探討早期禪宗的史書。此後又加以修訂補充，增加了許多資料，一九六七年發表了《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一書（法藏館版），系統的考察早期禪宗史書的形成與發展，認為在道信、弘忍之後，法如在禪宗的發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嵩山會善寺所存《法如禪師行狀》記述了早期禪宗的傳法世系，是以後撰寫禪宗史書（燈史）的基礎。全書詳細的探討論證敦煌禪籍中北宗系的《傳法寶紀》和《楞伽師資記》、南宗神會的《南宗定是非論》以及《六祖壇經》、《曹溪大師別傳》、四川淨衆、保唐禪派的《歷代法寶記》、《寶林傳》。作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和見解，概要的介紹和評論以往國內外的有關研究，注釋詳盡，為本世紀早期禪籍的研究情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線索。書後附錄「資料的校注」收有八篇禪宗文獻，都加上校注，並有解題。其中敦煌禪籍有三篇：唐杜朏《傳法寶紀並序》（全本）、唐淨覺《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楞伽師資記序》（迄今最全本）。柳田還把一些敦煌禪籍譯成日文並加上注釋出版。筑摩書房組織編印二十一卷《禪的語錄》的計劃正在進行中。柳田在一九六九年完成《達摩的語錄（二入四行論）》

## 佛典研究（續編）

『（語錄①）；一九七一年完成『初期的禪史 I』（傳法寶紀、楞伽師資記）』、『（語錄③）；一九八五年完成『語錄的歷史』』（預定爲語錄②），已在『東方學報』第五十七冊發表）。在這些著作的後面，都附有「解說」部份，介紹時代背景、作者經歷、書的內容及國內外研究成果和版本。柳田與西谷啓治還主編了『禪家語錄』I、II（『世界古典文學全集』第三十六卷A・B），其中的敦煌禪籍『二入四行論』、『六祖壇經』的譯注和各篇解題是由柳田作的。書後所附『中國禪宗史系圖』、『禪籍解題』也是他作的。『禪籍解題』分門別類的提要介紹三二九種禪宗典籍，其中「叢書三」、「敦煌的禪籍四」，對所發現的敦煌禪宗文獻作了解題，指明卷子編號、著者（有的從闕）內容及研究整理情況。此外，柳田一九七四年在『禪語錄』、『世界名著』（續3）中譯注『無心論』和敦煌本『六祖壇經』。一九八〇年出版的『敦煌佛典和禪』（『講座敦煌』八，筱原壽雄、田中良昭編，大東出版社版）中，柳田寫了『總說』部分，概要的總結了從矢吹慶輝以來日本的敦煌禪書研究情況，並對敦煌本『壇經』和研究情況作了評述。他新發表的『語錄的歷史』，詳細地考察了從達摩『二入四行論』到『神會論』、『壇經』以及後諸禪祖語錄形成發展的歷史，其中很大的篇幅分析論述敦煌禪籍。